

Paris Storie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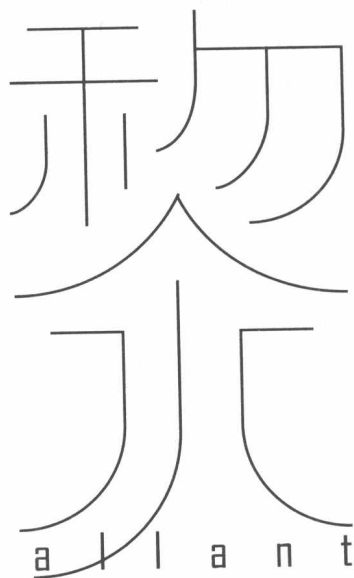
M a r v o i s G a l l a n t

加一梅维斯·加兰
著 张泽 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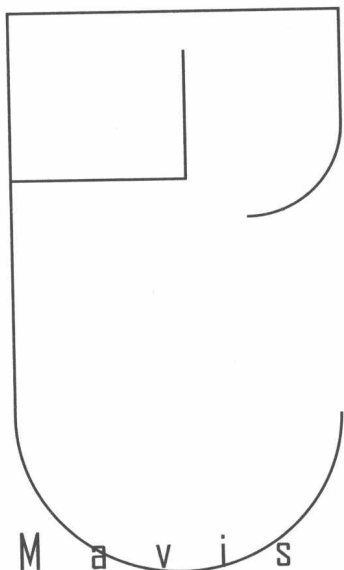
清华大学出版社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

G a l l a n t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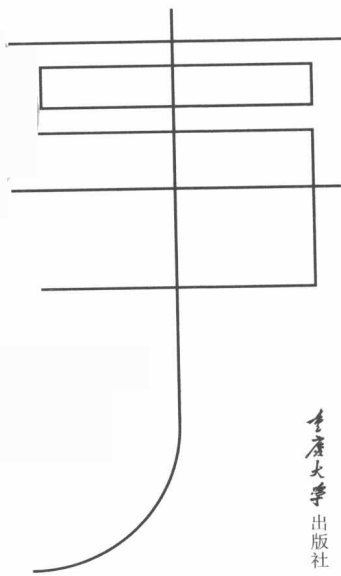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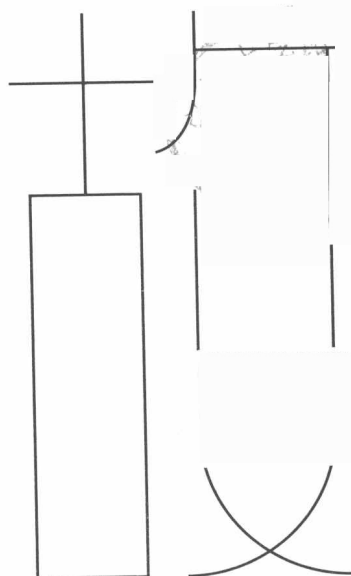
Paris Stories



M a v i s

「加」梅维斯·迦兰

张滢 译



PARIS STORIES by Mavis Gallant
Copyright© 2002 by NYREV, Inc.
Copyright© 2002 by Mavis Gallant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eorges Borchardt, Inc.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© 2015
by Chongqing Daily News Group Book Publishing LLC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巴黎故事 / (加) 迦兰著 (Gallant, M.); 张涪译. — 重庆: 重庆大学出版社, 2015.4

书名原文: Paris Stories

ISBN 978-7-5624-8775-3

I. ①巴… II. ①迦…②张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加拿大—现代 IV. ①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306544号



巴黎故事
BARI GUSHI

(加) 梅纳·迦兰 著 张涪 译

策划: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

责任编辑: 李佳熙 版式设计: 何海林

责任校对: 谢芳 责任印制: 张策

*

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: 邓晓益

社址: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

邮编: 401331

电话: (023) 88617190 88617185 (中小学)

传真: (023) 88617186 88617166

网址: 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邮箱: fxk@cqup.com.cn (营销中心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重庆共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16 印张: 22.00 字数: 296千

2015年4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624-8775-3 定价: 36.00元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

版权所有,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

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, 违者必究

目 录 | CONTENTS

沿街驶过的运冰马车	/1
伊莲娜	/25
晚归人	/43
中转	/63
穆斯林妻子	/68
来自十五区	/106
斯贝克的构想	/112
加布里尔·鲍姆, 1935-()	/154
缓解期	/176
格力珀斯与波奇	/216
福兰	/234
八月	/251
迪亚斯·德·科尔塔小姐	/287
眼皮底下	/297
围巾、珠链和凉鞋	/317
卷尾语——关于故事	/333

沿街驶过的运冰马车

他们满世界转过一遭，如今又回到了起点，彼得·弗雷泽的妻子说：“别人在国际上都挺能闯，就我们不如意。”

“你非得狡诈才行。”他告诉她。

“聪明也成。可惜我们都不算。”

这是星期天的早晨。他们坐在厨房里，慢慢喝着咖啡回忆往事。他们用不可思议的语气提起一个人名。彼得想到了艾格尼丝·布鲁森，还有许许多多别的名。彼得和希拉穿着在香港买的丝质晨袍，这是他们夫妇俩私下里的一个玩笑。两人都觉得对方像只孔雀，模样挺靓，但他们装得好像穿这一身傻里傻气，是闹着玩的。

彼得、希拉和他们的两个女儿桑德拉与珍妮弗，在彼得单身姐姐露西尔的家中作客。他们从远东回到多伦多十七个星期了，这一阵子都住在露西尔家。他们那口又大又旧的行李箱堵在厨房一角，挡住了冰箱门；可连露西尔都说，箱子暂时还是放在原地好。弗雷泽一家的未来尚不明朗；一切依然悬而未决。

露西尔把卧室让给两个侄女，自己在门厅里搭一张野营床睡。孩子们的父母就在起居室的沙发床上过夜。在这儿他们可没得到优待；要等露西尔看完最后一个她感兴趣的电视节目，他们才能睡。门厅壁橱里，他们的衣服挤在冬大衣之间。他们知道这是他们头一回在接受评判。桑德拉和珍妮弗在等着希拉和彼得做决定。她们等

着要知道这对异乎寻常的父母接下去会飞哪里。什么样的气候希拉会考虑？什么样的工作彼得会接受？一旦父母做了决定，孩子们自有打算。很可能桑德拉和珍妮弗会选择留下来陪姑姑。

这对孔雀父母被鸬鹚儿审视着。露西尔和侄女们差不多一样——都长着黄中带红的头发，相貌平平且以此为荣。两个女孩既没有继承父亲的无忧无虑，也没有继承母亲的外貌——无论是她的身高、仪态、浓密的头发还是天蓝色眼睛。孩子们要比父母谨慎；更像加拿大人。当年她们一个两岁、一个四岁时离开加拿大，九年后回来，看见姑姑的公寓时，姐姐珍妮弗说：“嗯，这下我们回家了。”她说话干巴巴的带鼻音。这种腔调她是从哪儿学来的？这里又怎么会是家呢？彼得总是用一句话解释孩子们令人困惑的言行：“这一定是天性。”

星期天早晨，露西尔带两个侄女去教堂。她对亲戚们似乎没别的要求，只有一条：孩子们必须要体面。姑娘们戴新帽子拎新手袋戴新手套，挂着新的珊瑚手镯和珍珠项链，高高兴兴地去了。他们的父母睡意未消，因为星期天的关系头昏脑涨，两人于是坐下来喝咖啡，说说私房话，这就聊起了往事。

“我们不狡诈，”彼得说，“我们甚至也不聪明。”

希拉头一昂：她不甘于陷溺。说他们这些年来一无所获是不对的。希拉有那件“巴黎世家”，是一件黑色小礼服，鲸骨支撑得腰身很硬挺，尽管按时下流行款式来看有点长，但希拉和彼得谁都不愿意动它一针一线。这件巴黎世家是他们的护身符、他们的珍宝；两人因为想起它而握起手来，仿佛时光没有流逝，朦胧而奇妙的日子还在前头。

他们第一个目的地是巴黎。五十年代早期，最好的跨国工作都在那儿。彼得已继承了他所知可能到手的最后一小份遗产，这笔钱足以支付希拉、彼得、两个幼女和一口行李箱的路费了。夫妻俩又惊又喜地发现，他们在银行里有钱。他们告诉对方：“这应该够
2 我们过上一年了。”彼得对新工作吹毛求疵。他大老远来，不是随

便什么工作就能打发的。在巴黎，他遇见了休·泰勒。泰勒靠走私汽油，把老婆供养在巴黎，又在罗马养了个情人。这让彼得挺佩服的，因为他记得泰勒曾是一个领奖学金的酸腐学生，对生活一窍不通。泰勒当然也有一份工作。他之前可没对自己说：“我要去欧洲走私汽油。”彼得开了窍，他看出了些眉目。首先你要找到自己的机会。后来，在一场国际人士出席的派对上，他遇见了强尼·赫兹伯格，他告诉他在德国能找到机会。赫兹伯格说，现在谁要是离开德国还一文不名，就只能说明他太蠢，不配在那儿，倒是该回国找一份坐办公室的差事。彼得点点头，仿佛他早已想到了。他开始考虑去德国。在巴黎度假是不错，但这里的机会已被人抢光了。是啊，德国！钱越来越少，他也就越来越想去德国。

那年冬天潮湿而易碎，以至于他们现在都不敢提起，怕一提就碎了。那时仿佛什么都不缺，也有的是时间。他们过着梦想中的婚姻生活，夫妻关系美满无缺，一切都没被削减也没损坏。整个冬天他们都在花钱，参加派对，谈论彼得将来的工作。就这样过了四个月。他们光是花钱，活在将来，而此后他们再也没有那么快活过。

四个月他们突然从巴黎搬走了，但没去德国——而是去了日内瓦。彼得认为这都是因为在丽兹酒店特鲁多婚礼上发生的那件事。保罗·特鲁多是法裔加拿大人，他是彼得的同班同学，也是他当海军时的同袍。特鲁多成了势利眼，对自己的事业和在巴黎打点的关系网洋洋自得。他想让人感受到他的与众不同，但彼得以为这只是做给外人看的。婚宴上，彼得往地面一躺，说自己死了。他把一朵插在铜罐里的白杜鹃花捧在胸口，唱道：“今为海上众人呼求，使彼安然，无险无忧。”^①希拉俯身对他说：“彼得，亲爱的，站起来。皮特^②，听着，每一个帮得上你的人都在这大厅里。你要是爱我，就起来。”

“我是爱你啊。”他说道，准备认认真真谈一场话。“她可真美。”他对边上一个人说，“她几乎同我一样高。她在伦敦做过模特。战争期间我在伦敦遇见她，我在那儿遇见她时还在打仗呢。”他就这样，胸前拥着白杜鹃花躺在地上，讲述他们的过去。一个侍者拿

3

^① 出自英美海军圣诗《永恒圣父，恩能无边》，亦在英联邦国家海军传唱。——译注，下同。

^② “彼得”的昵称。

走了铜罐，彼得被拉起来后，又把侍者打翻在地。特鲁多的新娘子刚从一家乌尔苏拉会女修道院毕业，一见之下，她就歇斯底里了；而即便保罗·特鲁多和彼得是老相识，特鲁多也不再跟他来往了。如今彼得会说，法裔加拿大人总有那么一点不怀好意。他说特鲁多曾要求大使馆介入。幸好国内还有一些人会认“弗雷泽”这个姓氏，彼得正是向那些人求助的。他写信说有一个法裔加拿大人集团阻挠他，不让他得到一份体面工作，他们可不可以帮帮忙？没人直接回应，不过很显然，他俩最终同意流放日内瓦：按他对希拉所解释的，他们可以用这段时期来沉思、反省。而这一安排是巧妙地通过露西尔落实的。露西尔写信说，她有个在日内瓦做秘书的朋友梅·费格斯听说有份工作，是替万国宫一个国际机构的信息服务处做照片归档。薪水马马虎虎，但露西尔想，彼得一定也受够了无所事事的日子。

彼得现在经常会问他姐姐，是谁让她这么做的——是哪一个重要人物叫她写那封信，建议彼得去日内瓦的呢？

“没有人。”露西尔说，“我的意思是，没你说的那种人。我真的恰好有这么一个女朋友在那边工作，我也知道你们在巴黎一定会很快会把钱用完。”

“一定是个地位相当高的人。”彼得说。他一脸景仰地看着姐姐，像常常看他妻子那样。

在巴黎时，彼得的妻子是爱着他的。那年冬天满足了她对婚姻的所有向往。来到日内瓦，彼得做起了档案员，他们住进一套配家具的公寓，她便装作他们还在巴黎，生活一如既往。常常在孩子们吃晚饭时，她会换衣服，像要和彼得下馆子似的。她穿起巴黎世家，往她与彼得吃饭的折叠桌上摆蜡烛。小礼服的领圈已经被化妆品弄脏了。彼得记得她用一块湿海绵轻敷粉黛的样子。他记得她在厨房里，穿着染了脂粉的巴黎世家，用一块脏海绵轻轻上妆。她身后，桑德拉和珍妮弗穿着无扣睡衣和小兔拖鞋，正在餐桌边吃橘子酱三明治、喝牛奶当晚餐。孩子们睡着后，这对父母才郑重就餐，行礼

如仪，希拉挺直了身板，像个皇后。

这是一段神秘的流放期，他不得不等待着某种迹象或信号出现，从而知道何时可以自由离开。他从未以别的方式看待这份工作。他忘了自己是作过申请的。他以为自己是犯了个小罪而被送到日内瓦，不得不等着被释放。没有人逼迫他工作。他的顶头上司辞了职，他独自在一间有两张桌子的办公室里待了几个月。他读《先驱论坛报》，也想搞清楚这里的状况——想知道别人是怎么靠正式工资过活的。但暗中有人做，明里没人说。他现在打交道的不再是些冒险家，而是等着领退休金的公务员。从来没有人回答他的疑问。他们权当他的问题是玩笑话。流放期间，他仅有的慰藉是春末夏初那寥寥几个愉快的周末。他遇见了另一个熟人，迈克·伯利。迈克是个很热诚的自由主义者，他娶了个有钱的女继承人。伯利夫妇有两份宾客名单。第一份名单里是他们觉得有必要款待的一些古板人物，第二份名单里才是他们真正的朋友，是他们想要的朋友。真正的朋友努力要变得古板乏味，想列入第一份名单，不过成功者寥寥无几。彼得却直接上了第一份名单。迈克起初可能不明就里，他以为彼得不是档案员，而是装出来的。彼得是那么架势十足——说他是某个全权巡官派来视察日内瓦的也不为过。

整个五六月，加上部分七月，弗雷泽一家每到星期五就会租一辆天蓝色菲亚特，往日内瓦以东开四十英里，去伯利夫妇的避暑别墅。他们带上孩子、一个衣箱、孩子们破烂的图画书，还有一瓶作为礼物的杜松子酒。现在想来，那是一段充盈着湖水与水鸟的日子；满目是天鹅、玫瑰和鸣禽。女儿们还小，依然属于他们。想多了她们就会流口水，肚子痛。彼得说：“那段日子也还算不错。”行了。那段日子希拉和玛奇·伯利十分亲密。她们抛下丈夫，在长长的夏日午后谈论自己的母亲，赞美彼此的皮肤和头发。希拉没告诉彼得，却向玛奇透露自己在利物浦度过的童年“一贫如洗”。彼得是过后从迈克嘴里听说的。两个女人的友谊在彼得看来不是个好兆头。他相信女人，但不相信两个女人间能有什么好事。如此过了十个星期。 5

一个星期天，玛奇说她要腾出那两间通常留给弗雷泽一家的卧室，让一群来自巴基斯坦的社会学家住，事情就这么结束了。到了十一月，弗雷泽一家听说伯利夫妇关闭了避暑别墅，搬回日内瓦的冬寓；他们没发出邀请。事已至此，无可挽回了。

彼得开始给所有认识他亡父的人一封又一封地写信。那是一个气候温和的金色秋天。可为什么他记忆中城里的街道是黑魑魑的，而窗户又都被苦雨黑风淋打？他记得与希拉和孩子们仿佛是紧紧相依着，而他们小小的栖所外正阴雨连连。那套公寓的卧室做了孩子们的房间，因为窗户临街，能让她们呼吸新鲜空气。彼得和希拉就睡在起居室的长沙发上。起居室的窗户不是真正的窗户，只是水泥墙上的一个方口子。公寓就像潮湿的洞穴。彼得记得厨房里的水汽、洗涤槽下的积水，还有水管上结的水珠。孩子们的衣服洗了一晾，水往下淌，滴了他一头。行李箱倒过来放在孩子们的房间里，东西没有全拿出来。希拉尚未签收这一份命运，她还没有屈服。有一次彼得听见她说话吞掉 h 音^①。“你们这些小孩子真幸运。”她对女孩们说，“我从没好好地坐下来吃过饭。要么吃报纸卷包着的薯片，要么坐在门外楼梯上吃个巴提^②。”他从未问过她巴提是什么，他想那也许是涂奶酪的面包。

听到“你们这些小孩子真幸运”的那天，他明白他们事实上正在变成一种人，而到现在为止他们仅仅是貌似那一类人——寒酸的公务员及其一家子。如果他是欧洲人，他会穿上符合自己阶级和条件的制服，骑着自行车去上班。他会穿一件紧绷绷的外套，翻着领子，戴一条脏领带。那时他想，来这儿是不是错了，他是不是终究该留在有人认他这个姓氏的地方。彼得·弗雷泽当然应该住在“弗雷泽”这个姓还有点分量的地方咯？在安大略，就连现在，听他提起“弗雷泽”，人们脸上都先会一阵迷茫，仿佛在查阅脑中的索引卡。弗雷泽是干吗的？这姓氏意味着什么？石油？电力？政治？小麦？房地产？债权人在彼得父亲死后封了房子。他的姑妈在某个单
6 身汉的公寓里心脏病发作而死，她留下的三个儿子和一个鳏夫揣摩

① 伦敦腔英语经常吞音，词首的 h 音经常不发。

② Butty，三明治的通俗叫法，bread（面包）和 butter（黄油）的紧缩词。来自英国北部约克郡或利物浦。

他们从没了解过她。她的遗嘱令人失望。那一代人，谁都没有留下足够的遗产。坚毅的长老派苏格兰移民是第一代，他们是创业者。他们孩子那代是些畏缩的女人和柔弱的男人，只会守成。到了彼得父亲那一代，光吃不做：他们不怕父亲，祖父们也已经老了。彼得和姐姐还有他们这一辈兄弟姊妹靠剩下的祖业生活。留给他们的是一些微博的收入、一些皮毛的观念，还有一些想法的记忆而非原初的想法。如果彼得能选择来世，让他做一个苏格兰牧师受压迫的儿子吧。让他在清规铁律下长大！让他创造财富！再让他逃离牧师的房子！小时候，他家的祖业在他眼皮底下被肆意挥霍。他记得人们在他父亲的房子里跳舞。他记得在客房里看见有人在一堆毯子里通奸，而他差点就懂得了那是怎么一回事。他以为他见到了一桩谋杀，但从没对人说起。他记得无论在哪儿——窗台上、楼梯上、餐具室里——只要他找得到玻璃杯子就会去舔。他在卧室里听露西尔念碧翠丝·波特^①的童话。坏兔子没说请，就偷偷拿走了好兔子的胡萝卜。而那时楼下来派对的喧闹声——像卧狮在咆哮。他父亲死后，他看见一把把椅子翻倒在地，法警到处划了粉笔道道。然后门被封上了。

他常常试着告诉希拉，为什么他不会被击败。他记得父亲说过：“没什么动得了我们。”这句话彼得过去信，现在也信。因此他对自己的麻烦事并不太在意。没有什么会比这更糟了，他告诉自己。它就发生在我身上呢。即便在日内瓦，他不过是一介档案员，沦落到那些从没移居外国的经历、骑自行车代步的男人一般的层次——即便在那儿他还摆出一副悠闲样子漫步去上班，仿佛那份工作纯属消遣，而他真实的生活是一个秘密，一个好得不足与外人道的秘密。

在日内瓦，彼得在一个女人——严格说是一个女孩手下工作。这个挪威裔女孩来自萨斯喀彻温省^②一个小镇。他以为安排他俩共事，是因为两人都是加拿大人；但他们彼此间陌生得很，就好像“加拿大人”要指什么就是什么，又或者一无所指。艾格尼丝·布鲁森刚来办公室没多久，就把她加了框的大学学位证书挂到墙上。这是

① 英国儿童文学作家，以《彼得兔》作品闻名。

② 加拿大西部省份。

一种坚毅而自傲的姿态，代表了进取、艰苦还有家庭作出的牺牲。那时候他想，她必定来自一个把教育看得高过一切的移民家庭。休·泰勒告诉过他，在一些家庭中，弟妹们不毕业，兄姐不能成家。有时候，大的被牺牲去工作，供小的念书，下一个又去工作，供更小的念书。而那些念了大学的，得经年累月地偿还。他们是狂热的新教徒，生活中肩负着一大堆工作、债务和义务。彼得对这个新同事的了解建立在一鳞半爪的信息之上。他从没去过西部。

她是在十月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来办公室的。室内暖气过足，墙壁漆成奶白色。有两张桌子、几个档案柜、一张一九四五年的世界地图，还有艾格尼丝·布鲁森的前任留下的《联合国宪章》（她没问彼得是否介意就取下了《宪章》，那些羞怯的女人通常就是这么莽撞行事；接着，她便在挂过宪章的钉子上，挂起了她的大学学位证书）。有三个人带她进来——都可以组成一个委员会了。其中一人说：“艾格尼丝，这位是彼得·弗雷泽。彼得，这是艾格尼丝·布鲁森。艾格尼丝，彼得也是加拿大人。他清楚办公室里的一切，有什么就问他好了。”

当然他对这间办公室了如指掌：他知道百叶帘的拉绳上哪儿有个磨损，操作时必须向右多拉一点。

女孩看上去顶多二十三岁。她穿一身带骨头纽扣的棕色花呢套装，戴新丝巾，着新鞋，抓着一只没有刮痕的棕色手包。穿的戴的都像是别人送的离别礼物。彼得递上烟盒时，她的手痉挛性地一抽，说：“哦，我从不吸烟。”他失望了，面上依旧礼貌。同事们告诉他，有个斯堪的纳维亚女孩要来，他还以为会是个妙人儿。艾格尼丝是一只鼯鼠：她小个子，一身棕色，弯腰曲背，仿佛她怀里总是抱着包裹或小孩子似的。同带她进来的三人小组道别时，这只鼯鼠扭了一下头。假如她是外国人，即便她再难看，他可能也会跟她调情以示友好；但他们两个都是加拿大人，又突然被安排在一起，这就让他丧失了性趣。他坐下，给自己点了支烟。她对他笑了一下，

8 他觉得这个笑很有问题，而且她坐下的样子就像她从没见过椅子似

的。他想知道自己吸烟会不会惹她恼火。他想知道通通风会不会让她烦躁，她有没有对什么东西过敏，她喜欢卷上百叶帘还是放下它？他的社会指南针失灵了，因为别人将彼得和艾格尼丝混为一谈。他们之间简直天差地别，然而她被带了进来，坐在较大的那张桌子后面。

他正想到这里，她站起来，几乎是踮起脚尖绕着办公室走了一圈，把橱柜门一扇扇打开，把文件盘一个个拉出来。除了彼得桌子上的抽屉，什么地方她都打开看过了（彼得的桌子总是上着锁。无论到哪儿工作，他都会锁起他的桌子。在日内瓦，有一天，他大清早溜进人事部，偷走了他的申请表。他在表中说明自己有七年公关经验，能讲法语、德语、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。他总是收集有关自己的一切重要信息——只要有用。然而他又下不了决心把它们处理掉。他多年来随身带着许多文件，这给他带来不少烦恼）。

“费里斯先生，我知道这看起来很可笑。”女孩说，“我也不是想窥视或干吗的。只是到了新地方，我要是不知道哪样东西放哪儿，就不舒心。换一个新地方，一切都像藏起来了。”

如果她是叫他“费里斯”，而假装不知道他是弗雷泽，那只有一个可能，他们是差她来监视他的，来看看他是不是后悔了，有没有准备好迎接更好的生活。“在这儿你会顺顺利利的。”他说，“没什么东西藏着掖着。我们大部分人没脑子去装秘密。这里是‘彩虹谷’。”想到他们在派人监视他，他感到很沮丧，他用手搔搔头发，望向窗外的草坪、停车场，还有多年前有人送给万国宫的孔雀。孔雀谁都不爱。它们在停泊的车辆间踱来踱去，看上去苍老、易怒、悲伤而茫然。

艾格尼丝又坐了下来。她把丝巾整整齐齐叠放在手套边，然后打开她的新手包，拿出一本笔记本和一支金灿灿的铅笔。可能她写了如下几样东西：

给桌子拂灰的掸子

纸巾

插花的玻璃瓶

空气清新剂，因为他吸烟

垫抽屉的纸

因为第二天，她上班时把这些东西都带来了，还带来一本大开本的黑皮《圣经》。她轻柔地除去包装，把它放在左边桌角上。空花瓶立在桌子中间，纸巾则与《圣经》相对，摆在右边桌角。

当他看见《圣经》，他知道她不是被派来监视他工作的了。这里头还有更深的阴谋。她可能是被幽灵遣来的。就在一瞬间，他彻底了解了她：他看见有抱负的、恐惧的和冷冰冰的自豪。她是那些苏格兰移民的真正继承人；她正在起步阶段。她被派来告诉他：“你可以开始，但不要从头开始。”她从没打开过《圣经》，但给桌子椅子和清洁工忽视的其他表面掸灰时，她也会拂拭《圣经》。最初几天，彼得看着她羞怯的动作，看她五官平淡的小脸，犹如人们感受到风雨将至一般，会感受到她由内而外散发的一股确信感，对工作的信仰，对事业的信念——那是黑色星期天的圣饼。他认出来了，也整个品尝到了：就像嘴里含了灰。

五天后，他们的工作关系确定下来。固然有《圣经》和与之相伴随的种种，不过，那种尝灰的滋味并没有在他舌尖久留。她是个没什么水平的下等女孩。除了墙上的学位证书，就没什么拿得出手了。在现实世界里，他才不会请她上家里去，除非是给孩子做保姆。他就是这么对希拉说的。他说艾格尼丝是只鼯鼠，是处女，而且她抽搐和矫揉的举止快让他发疯了。她有个很让人恼火的习惯，就是掩嘴说话。就连打电话时她也会捂起嘴，像是怕弄丢了哪个字眼。她说话干巴巴的带鼻音。她有两套颜色跟墙壁一样暗淡的工作服，棕色套装以外，就是那条海军蓝的可换领连衣裙。她不为任何人而打扮；她是为她的桌子、为那瓶花、为她的《圣经》和那盒纸巾打

扮。有一天她从两张桌子中间穿过，俯视着正在读报的彼得。她本可以坐在自己桌边同他说话的，但她可能觉得站起来会赋予她权威。论勇气她是够了，但权威是另一码事。

“我想——我是说，他们告诉我你是……”她壮着胆继续说，“如果你不想做归档或别的工作，那好，弗雷泽先生。我没说这有什么问题。你可能身体不好或有一些个人原因。但事情总要有有人做，所以，能不能劳驾你教我怎么归档，我来做。我以前在信息处工作过，但那是不同的机关，每个机关都不一样。”

“我的好姑娘。”彼得说。他把椅子往后一推，吃惊地看着她。“原来你一直坐在那儿担心，烦恼着。我怎么就那么迟钝呢。你一定很难受吧。通常我是在月末那个星期三做归档的。所以你看，你只是待得还不够久，还没等到最后一个星期三。请别再说了。我们这就动手吧。”他把一筐筐堆积的照片很快处理完了，像“伊朗——天花控制”就归在“爱尔兰红十字会”下面（差不多了^①），女孩看起来被吓着了，好像她掀起了一股旋风。她缓缓地说：“能不能请你教教我，别那么快，弗雷泽先生，我会很乐意照管这事。因为你可能想做点别的，而我觉得归档应该是每天都做的事。”但彼得忙得没空回答，她只好扶住自己桌子的边缘，坐下了。

“瞧，”他灿烂一笑，说，“做完了。”他那破云而出的笑容是白费了，女孩张大眼在房间里四下查看起来，好像怕她头一天根本就没把所有地方都看个遍，好像有个怪物藏在某个抽屉或橱柜里。那晚彼得打开他桌子一只抽屉的锁，取走了从人事部偷来的申请表。在那之前，那女孩依然搜个没完。

“你怎么会不知道？”希拉抱怨，“你每天坐在那里看到她。你们一定说过什么。她一定告诉你了。”

“她是告诉我了。”彼得说，“刚才我也告诉你了。”

是这样：艾格尼丝·布鲁森上了伯利夫妇的宾客名单。伯利夫妇是怎么认识她的？他们看出她有什么特别了吗？彼得回答不了。

^① Iran（伊朗）与 Irish（爱尔兰）词首都是 I。

他知道艾格尼丝与一对瑞士夫妇同住一间起卧两用房，也跟他们搭伙。她在日内瓦待了三个月，但从来没有人在办公室以外的地方见过她。“你应该知道。”希拉说，“她身上肯定有什么你没发现。她漂亮吗？聪明吗？会是什么呢？”

“我们也不怎么说话。”彼得说。他们有他们说话的方式：彼得这边逗逗她，她不怎么在乎。艾格尼丝不是容易动气的人。她甘拜下风。完成自己的分内事，她还帮他干了不少。她坐在她的《圣经》、花和纸巾后面，彼得说一句，她就应一句。就这样逗逗乐，又复归无聊间，他听说了伯利夫妇的事。那是一月的一天下午，他说：“布鲁森小姐，跟我说说话吧，把什么都告诉我，假装我们的关系极其融洽。你喜欢日内瓦吗？”

“这是个很好的城市，很干净。”她说。直到今天，他还能看见玻璃瓶里红色蓝色的银莲花，还有她弯下的头，她那双没好好护理的小手。

“你在跟你同住的那户瑞士人学法语吗？法语很美啊。”

“他们讲英语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找个公寓自己住呢？”他问。彼得通常不会无礼，可他感到太无聊了。“那样你就独立了呀。”

“我已经独立了。”她说，“我赚钱养活自己。我觉得，是不是独自生活证明不了什么。伯利太太也希望我一个人住。她在帮我找。但不能太贵。我要寄钱回家的。”

若说艾格尼丝·布鲁森有什么特别之处，大概是：她不愿与人以教名^①相称，彼得不先开口她也不跟他说话，但她什么都和盘托出，仿佛在说：“别浪费时间掏我的话了。我这都告诉你。”

短短一分钟里，他知道了她把薪水寄回家，也知道了她是伯利夫妇的朋友。第一点他已料到，第二点让他吃了一惊。

“我们得请她来吃饭。”希拉说，“我们一开始就该请她来的。我早知道就好了！可都怪你。你说她看上去像——噢，我都记不起来了。一只挪威鼯鼠。”

^① 在基督教国家，教名通常指一个人的名（相对于姓）。

一月的一个星期六晚上，她穿着她的海军蓝连衣裙来吃饭了。她在裙上别了一朵玻璃纱栀子花。她身板挺得笔直，坐在沙发边缘。希拉向一家餐馆订了饭菜，有龙虾，有好酒，还有一个樱桃白兰地和奶油口味的塔式蛋糕^①。艾格尼丝不肯吃龙虾；不是杀过菌、装了罐头的海产她都没吃过，她也这么告诉他们了。她怕皮肤过敏。她家里就有人在吃了牡蛎后皮肤过敏。她在自己脸颊和脖子上指出那些过敏的地方。她端起自己那杯酒闻了闻，又放下，一口都没碰。她不能吃蛋糕，因为里面含酒精。她吃了一个鸡蛋、抹黄油的面包、一片西红柿，又喝了杯姜汁汽水。她似乎没觉得自己在制造一场让人痛苦的灾难。她没帮忙收拾餐盘。就这样，她吃得不多不少，穿着还算得体，坐在那儿等别人告诉她为什么邀请她——彼得是这么感觉的。他收起刚吃了饭的折叠桌，打开窗，给房间通通气。

“这里没有加拿大那么冷，但感觉上更冷。”他没话找话。

“是你的血变稀了。”

希拉从厨房回来，倒进一把扶手椅。她闭上眼，伸手要烟，她这一副高傲太太的做派是他们家人间的一个玩笑。她把头往后一仰，眼睛半开半闭地看着艾格尼丝，又突然把头往前一冲，两眼大睁。

“你滑起雪来很疯狂吗？”

“嗯，首先还没下雪呢。”艾格尼丝说，“所以据我所知，还没有人滑雪。我整天听到人们抱怨怎么还不下雪。我本人是不滑雪的。我的家乡在加拿大一个不怎么流行滑雪的地方。再说，我家也没有那种消遣爱好。”

希拉口呼“老天！”，仿佛她家闲来消遣，什么都玩过。

我敢打赌她家确实会，彼得想。靠救济金嘛。

希拉是白白表演了。他怀疑艾格尼丝知道这是在做戏，但不知道这也是个玩笑。如果是这样，希拉就好像一个傻瓜，而他太爱她，不忍心看她如此。

“伯利夫妇对我极好。”艾格尼丝说。她似乎猜到了自己为什么会来这里，决定把他们想知道的都告诉他们，然后她可以披上外

^① 原文是法语。